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原著 奥斯特洛夫斯基 [苏]
译编 王诗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5

ISBN 7-204-06840-8

I. 学…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第一部

第一章

领上挂着沉重十字架的神父正在审问四位节前在他家补考的男生。

“你们这些坏家伙，谁会抽烟？”神父恶狠狠地问。

四个孩子轻轻摇头。

“不会？那么面团里的烟末是怎么回事？”神父脸涨得通红，他开始检查孩子们的衣袋。

一个黑眼睛的小孩掩藏着仇恨，瓮声地说：“我没有口袋。”

“呵——，没有？你以为我真不知道是谁干的？上次是你母亲求我，才把你留下来的，这次你滚吧！”他使劲揪住小孩的耳朵，把他扔了出去。

这个男孩叫保尔·柯察金，他母亲在别人家当厨娘，他还有个哥哥。

保尔是个聪明要强、敢说敢干的男孩，正因为这样，他和瓦西里神父早就结下了怨仇。上次圣经课上，保尔只是对圣经有些疑问，便被毒打一顿，若不是母亲的哀求，小保尔恐怕早已退学了。

保尔坐在教室外面的台阶上，不知该怎么办，他知道

这样会使母亲伤心的。母亲从早忙到晚，还要为他操心。

这次，母亲没有打骂保尔，而是把他送到了车站饭馆干活。

“保夫卢什卡，你要好好干，别再丢脸。”

她以忧郁的目光看着儿子进了里屋，才往回走。

洗碗间的领班弗萝夏交代了保尔要做的事，活儿自然不会少的。弗萝夏是个爱笑、活泼的女孩，保尔迅速地和她结下了纯真的友谊。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此开始了。在干活的第一天，他干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卖力，因为他明白，这不是在家里，不听话会挨耳光的。

保尔忙碌了一个通宵，疲惫不堪。早晨七点，他把烧开的茶炊交给一个眼神凶恶的男孩。

“听着，笨蛋，明天六点来接班。”他斜着白眼，以傲慢、蔑视的目光看着保尔。

男孩的态度激怒了保尔，他脸色阴沉地说：“你客气些，明天我七时来，打架我也会，不信你可以试试。”

保尔回家了。第一天的工作让他心里感到愉快，现在，谁也不会说他是寄生虫了。

车站饭店的生意昼夜不停。保尔在这里辛辛苦苦干了两年，他的工钱也涨到十个卢布了。两年了，这个十四岁的男孩吃过许多苦，那个有势力的厨子头儿不喜欢这个固执的小男孩，常常掴他的耳光，却又怕这个犟小子说不定

哪会天突然捅他一刀。要不是保尔特别能干活，他早被赶走了。

每天夜里餐厅休息下来的时候，堂倌们就开始滥赌一气。这些钱是他们用小费聚起来的，有了钱，他们就狂饮滥赌，保尔非常憎恶他们。

他对夜里发生在隐蔽角落的事情也不奇怪，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些女工不屈就的话，就会叫滚开的。

保尔窥视了生活的最深处，看见了生活的底层。他追求新事物，渴望新的生活，然而向他袭来的却是腐烂的臭气、沼泽地般的潮气。

保尔的哥哥阿尔青在机务段干活，想把保尔弄到他那儿干学徒，但那儿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少年。保尔期待着离开餐馆的日子，机车库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一个星期六，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听到一个熟悉的嗓音：

“普罗霍尔，等一等。中尉给你的三百卢布呢？”

“三百卢布？”普罗霍尔挖苦说，“怎么，你想都要？陪人睡上一夜，给你五十卢布就不错啦。以后你听话，还会挣到钱的。”说完，他就走进了厨房。

“无赖，坏蛋！”弗萝夏喊着，哭了起来。

保尔听了这番对话，心里充满了对普罗霍尔的仇恨，周围的一切令他厌恶，令他憎恨。“哎，要是我有阿尔青那样高大强壮，我就把这个下流坯揍死！”

厨房里的小伙计克里姆卡和保尔结成了好友，空闲的

时候，两人总在一起消磨时光。

保尔向他的好朋友渲泄着：

“我们在这儿拼命干活，得到的回报却是挨打受骂，这儿是坟墓，全是一批无赖、骗子，可他们有钱！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对姑娘为所欲为。雇来的人都是无家可归，饿着肚子的人呀！为了找个饭碗，只有留在这儿，什么都得干哪。”

保尔没有料到，他这么快就离开了车站饭馆，离开的原因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那是正月的一个日子。接保尔班的小伙子没来，他坚持着干了两个昼夜，他已经完全累瘫了。保尔拧开水龙头，没水。保尔倒在地上就睡着了，忘了关水龙头。几分钟后，来水了，水越流越多。后来水一直流到了餐厅，才发现。

普罗霍尔冲到熟睡的保尔面前，一顿毒打使保尔眼冒火星，周身火辣辣的。

就这样，保尔离开了这个他所厌恶的地方。当然普罗霍尔没有落到好处，高大的阿尔青教训了他一顿。阿尔青为此被关到宪兵队六天。

阿尔青回来了，他走到保尔面前，亲切地问：“怎么样，兄弟，好了吗？常常有比这更糟的事情。”沉默片刻，他又说：“你到配电站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说过了。”

第二章

一个震撼人心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自由、平等、博爱。

这份热闹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除了市参议会大楼上空飘扬着红旗，其他一切依旧。

严冬将尽，城里来了批近卫军骑兵团。每天早晨他们都派骑兵小分队去抓逃兵。一切都和沙皇时代一样，当老板的还是那班家伙。直到十一月份才出现一些不寻常的情况，车站上来了一大批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走进柯察金家的小院。这时，背后一个人骑马疾驰而来。骑马人询问他们城里的情况，谢廖扎说：

“我们这儿已经两周没人管了，自卫队在掌权，夜里，老百姓轮流值班守城。”

骑马人喝杯水后，立即策马远去。

“他是什么人？”保尔不解地问。

“我也不知道。”克里姆卡耸耸肩说。

“一定是要换政府了，列辛斯基一家昨天都跑了。既然有钱人溜走，那么肯定游击队来了。”谢廖扎解答了这个政治问题。

城里的确来了支游击队，他们散住到了各家。红军司令部设在列辛斯基家。当天晚上，指挥官布尔加科夫和三个成员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他们决定第二天早晨撤走，并把水兵朱赫来留在这里联络。最后他们还研究了关于城里存放的两万支步枪的问题，他们决定把这批枪支分给当地居民。

早晨，保尔从配电站下班回家，他在这里做司炉助手已经有一年了。保尔立即感到城里有些不同寻常，他看到许多居民扛着枪。他急忙窜到街上去打听。

“大叔，告诉我，这枪是从哪儿搞到的？”

“是在维尔霍那大街那儿发的。”

保尔拼命跑去，但枪已经发完了。他非常沮丧。于是，他从小男孩手中抢来了一支枪。

舍佩托夫城中心地段是市区，四郊是农舍，夏日的夜晚十分迷人。青年人都走出家门，他们三五成群，对对双双，到处洋溢着歌声和笑声。

今天晚上特别欢快，一群年轻人聚在保尔家附近。保尔喜欢拉他的手风琴，他的琴声委婉、悠扬。

“保尔，拉一首忧郁的曲子吧。”

手风琴拉响了，这是一首谁都熟悉的家乡民歌。大家跟着琴声唱了起来。

“保尔。”这是阿尔青的声音。

保尔穿过街道，跑回家去。家里有位陌生人。陌生人

向保尔伸出了粗糙的大手。

阿尔青对弟弟说：“保尔，你们配电站的电工不是病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内行的人替代他。”

“不，我跟他去，我自己和老板谈。”陌生人插话说。

“当然要人啦。老板到处找人都找不到。”

保尔碰上了陌生人的目光，他的眼神坚定，浑身充满力量，犹如一棵苍劲的老橡树。

游击队走了三天后德军进了城，全城犹如被捅开的蚂蚁窝，忙乱起来。

德军在市中心的广场列成方阵，穿着乌克兰外套的黑特曼军官走上一家药店的台阶，高声宣读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两条命令：限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所有武器，违者枪决；宣布本市戒严，每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市参议会大楼现在成了德军司令部。院子里辟去一块空地可以堆放收缴的武器。一共上交武器一万四千支，还有六千支枪德军未能收回。

阿尔青把保尔收藏的枪扔进了远处的粪坑。

“保尔，我郑重地告诉你，不准带任何东西回家。你知道，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保尔答应不再带任何东西回家。

弟兄俩往家走的时候，看见列辛斯基一家又回来了。

“鸟儿又回来了，让雷劈死他们！”阿尔青恨恨地说。

朱赫来在配电站已经干了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与他成了亲密的朋友。朱赫来很喜欢这个机灵的小伙子，经常给他讲解发电机的构造，并让他实际操作。

有一次，朱赫来笑着问他：

“你母亲说你像只好斗的公鸡。打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要明白该打什么人。”

“我打人都是有道理的。”保尔说。

“要不要我教你真正的打法？”

就这样，朱赫来带着保尔学习英国拳击。

这天，保尔无事可做，他爬到板棚中央，这里可以看到列辛斯基家的整个花园和房子的一个侧面。保尔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间房子里空无一人，桌子上有一件发亮的东西。

受到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保尔溜到这间房子的窗户底下，只见桌上放着刀剑佩带和枪套，套里装着一支绝好的十二响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跳进房里，拔出那支手枪，匆忙溜走了。他溜下板棚，冲回家去。

母亲正在做饭，对保尔没有留意。保尔偷偷地把枪藏到离家很远的倒塌的老砖瓦厂里。

夜里，朱赫来到配电站找保尔，低声问：

“为什么有人到你家去搜查？”

“搜查？”保尔吓了一跳。

“是的，事情不太妙，你可知道他们在搜什么吗？”

保尔当然知道他们寻找什么，但他不敢说出偷枪的事

情。他战战兢兢地问：

“把阿尔青抓走了吗？”

“没有抓人，不过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两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是不是他们对我的情况有所觉察？阿尔青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什么会到他家搜查呢？必须更加谨慎行事。”朱赫来想。

列辛斯基家乱作一团，搜查却毫无结果。

这次偷枪事件使保尔确信，即使做出这类冒险的事情有时也能平安无事。

第三章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她在基辅读六年级，到父亲这儿来过夏天。

冬妮亚拿起没有读完的小说，打开凉台的门，走向花园；她又推开小门，向车站附近水塔旁的池塘慢慢走去。她看见一个大男孩赤着双脚，裤腿一直卷到膝盖上面，身旁放着一个装蚯蚓的铁罐。

“难道这儿能钓到鱼吗？”

保尔不高兴地回头看了一下，他看到一位姑娘站在那儿。

“上钩啦，你瞧……”身后的声音激动地说。

保尔慌忙中什么也没有拉到。

“您叫什么？鱼都被您吓跑了。”保尔头也不回地对姑娘低声埋怨道。

“是您的尊容早把鱼吓跑了。”从上面传来嘲弄、讽刺的回话。

保尔生气了，他选择着最客气的字眼：

“小姐，您是不是能从这里走开？”

冬妮亚笑了：“我是不是妨碍您啦？”口气是友好的、和解的。保尔的气也消了。

两个年轻人穿过小桥走过来，一个是机务段段长苏哈里科工程师的十七岁的儿子，他生性愚笨，游手好闲，他有个外号叫“麻子舒拉”。另一个是维克托·列辛斯基——一个娇生惯养，身材高挑的年轻人。

小苏哈里科挤眉弄眼地对维克托说：

“这妞儿有点味道。她和我妹妹丽莎熟，我还给她塞过情书呢。当然啦，她装模作样。告诉你，我嫌麻烦，就把她放弃了。还不如晚上到修理棚去，花三个卢布就能泡妞了。”

维克托鄙夷地眯起眼睛：

“舒拉，你还干这事？”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你能介绍我认识她吗？”

“一句话，我们快过去。”

他俩走到冬妮亚跟前，舒拉把维克托介绍给冬妮亚。

“我去找副鱼杆给你用。”舒拉对冬妮亚说。

“不，我们会打搅别人的。”冬妮亚答道。

“打搅？”舒拉说，“我马上让他滚开。”

他走到保尔跟前喊道：“收起你的鱼杆，滚开！”看到保尔没动，他又催促着：“快滚！快滚！”

“小点声，别乱叫！”保尔忿然地说。

“你敢顶嘴？”舒拉大动肝火，抬脚就把铁罐踢进水里，然后对准保尔胸口就是一拳。

保尔忍无可忍，运用英国拳击招式，给舒拉一顿好打。

冬妮亚大笑起来：

“太棒了，打得真漂亮。”

保尔收起鱼杆回家了。他听到维克托对冬妮亚说：“这是大名鼎鼎的流氓保尔·柯察金。”

车站上日趋动荡。铁路工人准备罢工。德军在乡下横征暴敛，引起人们极大愤慨。省内的游击队运动大大地发展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游击队已达十支多。

这些日子朱赫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了由机务段的钳工和锯木工参加的坚强组织。

当时铁路运输非常繁忙，德国人把掠夺的燕麦、小麦、牲口……装进成千上万节车皮送往德国。

黑特曼警卫队从车站抓走了波诺马连科和罗曼，这引起了整个机务段停工，全体工人聚集在车站公园，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

德国人镇压了这次罢工。当天夜里大搜捕开始了，阿尔青被抓走了，朱赫来没有回家过夜，幸运逃脱。

沿线的铁路工人都罢工了，德军列车没法起程。阿尔青、波利托夫斯基和布鲁兹扎克三人被命令为一起开德军列车，否则就将他们处决。

三个人把火车开出去了，但是不久这三个人就弃车逃跑了，火车停在了黑暗中。

三个家庭为此受到了搜捕，女人们忧心忡忡，为自己的亲人担心着。

朱赫来让克里姆卡送信给布鲁兹扎克家人，信中告诉家人他们平安无事。

机车事件使三家关系更加密切。他们总是欣喜地传阅着偶尔带回的纸条。他们三人已在很远的偏僻村落安顿下来了。

冬妮亚站在心爱的角落。这儿过去是破旧的采石场，现在已经荒废了。泉水从深深的坑内涌出来，变成了三个活水湖。冬妮亚突然看见有个人使劲往湖心游去，她好奇地盯着。

“这可有失体面。”她感到好笑，于是专心地看起书来。

保尔从湖中上岸了，他看见了冬妮亚，不期而遇让他感到突然，并有些困窘。

冬妮亚对站在那里的保尔说：

“您干吗老站着，坐下聊聊，我叫冬妮亚，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保夫卡·柯察金。”